

楔子 神祕的女孩

不平等的交換，其實有著各取所需的價值。

中午時分，所有的孩子都興奮的準備用餐，大家從書包裡拿出自備的餐具，然後排隊領取營養午餐。

坐在最後面的男孩吸了吸鼻子，望著同學們盛滿豐盛菜餚的餐盤，露出有點羨慕的眼神。他嚥了口口水，悄悄的拿起勾在座椅上的袋子，在教室處於一陣兵荒馬亂之際，無聲的離開了。

他的袋子裡有一個小麵包跟一瓶保久乳，這就是媽媽幫他準備的午餐。

他也很想吃營養午餐，不管好不好吃，自己沒有的東西總會讓人很嚮往。但是他們家很窮，媽媽說連營養午餐的費用都付不起，能省則省，麵包跟便當可以去跟便利商店要過期的，這樣就免費了。

他找到一個空著的鞦韆坐下來。他已經小學六年級了，知道被異樣眼光看待的痛苦和被嘲笑的難受，與其被當成異類，不如安靜的自己找個地方用餐比較愉快。

「我可以坐你旁邊嗎？」

男孩嚇了一大跳，因為突然有個女生站在另一個空著的鞦韆旁邊，睜著圓圓的眼睛看著他。

哇喔！好可愛喔！白白淨淨的臉蛋，紮成兩束的頭髮上各有個精巧的粉色蝴蝶結，她穿著格紋洋裝，微嚙著嘴望著他。

「可以呀！」他覺得自己有點結巴，他怎麼沒有在學校看過這麼可愛的女生？一般來說，有這種超可愛女生的消息應該早就傳遍了吧！

坐下來的女生也拎了一個便當袋，好整以暇的擱在膝上，接著拿出來的是豐盛的滷雞腿便當，裡頭還有青菜、蛋等等，豐盛得令人口水直流。

男孩偷偷把自己手上便利商店的過期麵包暗暗藏起，有些自慚形穢。

「厚！又吃這個！」女生竟嚷嚷起來，冷不防的朝他這邊看，「你吃什麼？」

「呃……沒有啊！」男孩這下更急著想把麵包塞進袋子裡了。

「你剛剛不是拿了一個麵包嗎？」女生朝他伸出了手，「什麼口味的呀？」

面對可愛無敵的嗓音，男孩不自覺的面露赧色，他尷尬的偷瞄了一眼手裡的麵包……就、就紅豆吐司一片啊！

「哇！湯種耶！」女生發出驚叫，像是看到什麼稀有美食，「我跟你換好不好？我想吃那個吐司！」

咦？男孩錯愕的看著已經起身的女生，她、她要把那個世紀奢侈的超豪華便當，拿來換這個過期的湯種吐司？

「不、不好啦！」他怯生生的努力藏著麵包，「妳那個比較好……」

「我吃膩了。」女生直接來到他的另一側，冷不防的抽走那個麵包，「哇，看起來好好吃喔，拜託，跟我換好不好嘛？」

男孩倒抽一口氣，千百萬個好啊！有那麼大隻雞腿的便當，有飯又有青菜，撐死他都願意吃下去！

可是……

「那個麵包過期了！」他很老實的說。

「嗯？」女生把打開包裝的麵包湊近鼻尖聞了聞，「可是沒壞啊，那就還可以吃！通常標示的都是賞味期限啦！」

「賞味……」男孩似乎有點聽不太懂。

「呵，不管，我要吃麵包！」女生像撒嬌般的說著，硬把那個大便當塞進男孩懷裡，再愉悅的坐在鞦韆上，大口咬起麵包。

哇……男孩已經望著便當直流口水了，又看到這個女生早把他的麵包吃得津津有味，他真的……要開動嘍！

只見男孩喜出望外卻又格外珍惜的吃著那份便當，女生停止吃吐司的動作，緩緩的轉過頭，專注的看著他大快朵頤的模樣，揚起一份欣喜的笑容。

「你有很多麵包嗎？」她漫不經心的問。

「很多！我家超多！」他幾乎天天吃麵包，因為便當是要留給阿公和阿嬤吃的！

「那以後我們都來交換好不好？」她忽然綻開笑顏，一臉期待的說。

男孩差點被一口青菜噎著，交換？她要拿這種豐盛的便當來交換麵包？

「我……」他滿嘴是飯菜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！」女生眯起眼，露出可愛的笑容，「我是九班的，我叫徐彩瓔，大家都叫我小瓔。」

「我……」男孩趕緊把飯菜吞入腹內，好方便說話，「我叫李明強，我是一班的。」原來是九班的，不同樓層，所以他從來沒有看過這個超可愛的女生！

財奴！

女生忽的身子一顫，用一種厭煩的神情回身，看向後門的方向——那兒站了一個陽光型男，正對著她輕輕揮手。

「那以後中午我們就約在這個地方，一起吃午餐！」徐彩瓔站了起來，語調輕揚愉悅。

男孩只有點頭的分，因為這根本是他夢寐以求的美食啊！

「那便當盒你要帶回去洗乾淨，明天再還給我。」她邊說，邊開始移動，「啊……我這邊還有水果，你也帶走好了。」

咦？男孩接過她的粉紅色便當袋，完全說不出話來。

徐彩瓔對著他招手說再見，然後往後門的方向奔去……後門？李明強遠望著那裡，發現外頭站了一個男人，似乎是在等她的樣子……是哥哥嗎？

然後他低首把沉甸甸的袋子打開，裡面有兩顆鮮紅的富士蘋果！

「哇！怎麼這麼好！」他抬起頭想再看一眼——咦？他皺起眉頭，發現後門那邊一個人都沒有了！

門外沒有男人，徐彩瓔也不見了，有跑這麼快的嗎？教室明明在另外一邊啊？而且後門鎖著，也不可能從那裡出去呀！

李明強歪著頭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「可能往後面的福利社去了吧？」

這樣說著，他愉悅的捧起便當，決定先吃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帶回去給妹妹吃好了！

這麼好吃的東西，一個人吃太可惜了！

第一章 神界的訪客

離魂是鬼，萊西是半妖半人，他們都不能進入這間屋子……因為這是神之屋啊！

男人似乎做了決定。

他身上的包包裡放了刀子、繩子跟乙醚，來來回回徘徊了數天，昨天甚至整個下午都坐在路邊計算時間，而今天，他終於吃了秤砣鐵了心，要展開行動了。

他知道那個小鬼沒有補習的日子會晚回家一個小時，跟同學去網咖打電動，打完之後會繞路從這裡回家——因為他謊稱去同學家唸書，所以勢必得從這條路離開。那個小鬼的爸爸是醫生，媽媽也是，算是小康以上的家庭，這小鬼值個幾百萬還說得過去……不過，他要的不是幾百萬，是幾千萬。

他知道小鬼父母的身價有多少，他們投資的房地產跟股票，絕對有幾千萬，孩子在他手上，就不信他們不拿出來！

他這不叫綁架，叫做天道懲罰！

誰叫那對醫生夫妻罔顧人命？他的妻子好好的進去，準備生下孩子，他眼看著就要做爸爸了，結果他的妻子卻死在手術檯上，醫院給的結論是疑似麻藥過量，疑似？搞得他連孩子都沒有了，他們居然說得那麼輕鬆？

最後他們也很乾脆，直接說這是醫療糾紛，一切法庭上見。他們就是吃定他沒有那麼多錢打官司，所以扔個一百萬當和解賠償——他老婆小孩的命竟然只值一百萬？

那他就要來看看，他們的寶貝兒子值多少錢！

「綁架是不好的。」

冷不防的一個甜美聲音傳來，他身邊不知何時坐了一個十二、三歲左右的女孩，個子不高，卻生得相當可愛。

男人嚇得跳了起來，這小丫頭說什麼？綁架？

「我是說真的，綁架通常都會被抓，很少成功的。」女孩認真的說著，手裡還拿著思樂冰。

「神經病！妳在說什麼？」還說得那麼大聲？幸好附近沒有人，不然他的計劃就毀了！

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。」女孩聳了聳肩，「有人要我保護他孫子，所以我先進行道德勸說，你不聽的話我只好再找別的方式了。」

什麼跟什麼？男人瞪著女孩看，這丫頭到底在胡說八道些什麼？

啊！時間快到了！男人被女孩分了心，這才想起正事。他趕緊往左方看去，果然瞧見一個小學生正一路蹦蹦跳跳的轉了過來。

「我也是為你好，你不綁架他，就不會犯罪，也不需要坐牢。」女孩慢條斯理的繼續解釋，「孩子也不會受苦，我也能順利完成工作，真是一舉數得。」

「妳閉嘴！」男人雖然覺得匪夷所思，但這女孩的確知道他想做什麼！「那小子根本沒有爺爺奶奶！」

「噢，調查得真清楚。」女孩點了點頭，「是沒有『活著』的爺爺奶奶！不過，是死去的鬼委託我，要我阻止這場悲劇發生。」

肉票的下場通常都是被撕票，所以死去的阿公、阿嬤無論如何都要保護唯一的金孫免於受難，理所當然。

男人聽了不禁一頭霧水還外加毛骨悚然，鬼的委託？這個女孩是不是瘋了？

「他們出多少？我出雙倍！妳別阻礙我！」眼看著目標越來越近了，那個小鬼正蹦蹦跳跳的，男人心急如焚，怕錯失下手時機。

咦？女孩停下喝思樂冰的舉動，微微側了頭，「雙倍呀……」

「對！雙倍價，妳立刻給我滾，當做什麼都不知道！」男人急了，也沒問價碼的高低。

嗯……雙倍很划算耶！女孩立刻從口袋裡拿出迷你計算機，那對鬼夫妻用二十萬現金交易，但這個綁匪根本亂了陣腳，連原本的價格都沒問，到時候她就開三十萬的雙倍，他得付她六十萬……哇噢！真是賺到了！

「咳！」遠遠地傳來輕咳聲，讓女孩背脊立即挺直。

厚！她忿忿的回首瞪向身後的大樹，女王又派離魂監視她喔！

「不行這樣啦，行有行規，我不可以做這種事！」女孩不甘願的回首，繼續對男人曉以大義，「我勸你罷手吧，今天我在這兒，你是絕對不可能綁走小成的。」連名字都出來了，這女孩果然知道他的意圖！

男人忿怒的看向左邊的女孩，再望向右邊的小男孩，眼看著到口的肥羊就要來了，竟然被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毀了！

只要她隨便尖叫幾聲，他的行動就會失敗。

為什麼？他為什麼連綁架都無法順遂！只能眼睜睜看著那個男孩即將經過他身邊，卻沒辦法拿他換錢！

「要錢，去找份工作吧！」女孩彷彿知道他在想什麼，「腳踏實地點，不然你老婆和小孩會哭得更傷心的。」

咦？男人一怔，「我老婆她……」

「他們都在你身後。」女孩指指他的雙肩，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，也一直要我勸你不要做壞事。」

老婆？男人愕然的往身後瞧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但是這女孩言之鑿鑿，甚至知道他的妻兒都已經往生了？

「喀啦！」忽然一陣推門的聲響自不遠處傳來，男人立即往人行道看去，路邊那台停很久的廂型車裡突然衝出了幾個人。

咦？女孩愣直雙眼，看著那小學生也緩下了腳步。

「住手——」她猛的扔下思樂冰，飛也似的衝上前去。

就在同時，從廂型車上衝下的歹徒一把撈過錯愕的小學生，另一個拿著電擊棒往孩子身上電，男孩哀鳴數聲緊接著昏厥，歹徒們順利得手就要把人往車上扔。

「綁架啊——綁架——」女孩扯開嗓子尖喊著，原本意圖綁架的男人竟然也下意識的幫忙大喊，而此時她小小的袖口裡滑出一項物品。

今天有她在，誰都休想將這個男孩綁走！

女孩「唸」的打開手中的東西，竟然是一面扇子，她低聲唸咒，手裡的扇子發出螢光，下一秒就對著車輪胎一橫掃——

「什麼！沒破？」女孩瞠目結舌，這怎麼可能？

廂型車的門已關上，歹徒們加足油門揚長而去，女孩見狀不對，竟身輕如燕的三兩下就著路邊的行道樹，直接跳上了車頂，直追上去——

路邊的男人看了說不出話來，好不容易回神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警方——發生綁架案了！

趴在車頂上的女孩雙指併攏對準車門，喊了一聲破，車門鎖應聲而開，緊接著她右手臂一劃，車門竟跟著滑開。

「靠！怎麼回事？」車裡的歹徒嚇了一跳，為什麼車門莫名其妙會打開？

下一秒，一道小小的身影跳了進來，凌厲的掃視車上數人，她的視線，最後落在那昏迷不醒的孩子身上。

「那孩子是我的。」她指向小男孩，無視於一車驚愕的臉孔。「來——」

隨著她大喝一聲，那小學生竟瞬間飄浮，直往她手邊飛來。

只要一抓住小孩，就可以立刻施展移形換影，把這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去，女孩瞬間做了決定，她做生意可是靠口碑的，失敗了那以後還得了！

「哪裡來的死小孩，把她丟下車去！」車子暗處，傳來帶著點暴躁的聲音。

就在下一秒，有人真的一腳踹向了女孩——

她只差一寸就要拉到那孩子了！

搞什麼？以為這樣子她就會真的飛出車外嗎？開什麼玩笑，沒有三兩三，她哪能混飯吃呢！

女孩立即雙手合掌，施展出飛天之術，要她跟著車子飛也沒問……咦？被一腳踹出車外的女孩忽然一怔，她正直直往地上落去——

財奴——

空中傳來一般人聽不見的尖叫，但女孩根本措手不及，她被踢出車外的同時，後邊正好有一台公車直直向她駛來，司機瞪大了眼睛猛踩煞車，但誰都知道來不及——要撞上了！

此時，一道凡人肉眼瞧不見的影子「咻」的衝來，緊緊包裹住騰空的女孩，又在剎那間飛離現場，竄過了幾棵行道樹梢，一直到達附近的二二八公園草地為止。女孩是從半空中摔下來的，她一臉狼狽，差一點點就要變成一攤肉泥了。

「搞……搞什麼？」護著她的離魂鬆開手，不由得瞪著她，「財奴！剛剛很危險妳知道嗎？」

「……廢話！我當然知道。」財奴雙眼瞪著青草地，有些說不出話。

一旁的離魂驚魂未定，要不是女王要她跟著財奴，只怕現在她就跟自己一樣，是半個鬼了。

「妳的靈力怎麼那麼不穩定啦！」離魂忍不住抱怨起來，「法術兩光得比我這個半鬼半人還差。」

「閉嘴好不好，囉哩巴唆！」財奴站了起來，拍拍身上的灰塵跟草屑，「剛剛那種緊急狀況，我很少會失誤的好嗎？」

「最好是，我真難想像妳會一腳被踢出車外！」離魂雙手叉腰，「這根本是拿命開玩笑。」

「問題是……我施展不開來啊。」財奴望著自己的雙手，眼中充滿疑惑。

「什麼？」離魂聽出她話裡的嚴肅了。

「我說，我剛剛連要施展飛天之術都被抑制了。」財奴撫著肚子，被踢到的地方還真痛，「甚至連想把小鬼隔空抓過來的術法也中途失效，好像有什麼在阻礙……」財奴掀起上衣查看自己的肚子時，話語停了。

她的肚皮上，有著一個泛黑的腳印，那不是瘀青，而是純黑色的邪氣，而且，已經進了她的身子裡。

位於商業區的玻璃大樓中，頂樓正沸沸揚揚。

「財奴？」穿著紫紅色緊身V領洋裝的豔麗女人皺起眉，表情顯得不可思議。

「嗯，離魂說她被邪氣感染，正在回來的路上。」陽光型的爽朗男人也面露愁色，「這太詭異了吧？」

「你下去接她們，進大樓後要由你把財奴抱上來。」要不然會嚇死警衛！這棟樓的警衛因為他們已經換了太多個了。「我去後頭準備一下。」

「是。」男人頷首之後，便快步的往外走出。

女王沉吟了數秒，拿起桌上的短鞭跟一個金色短夾，婀娜的走出這宛若迷你凡爾賽宮的辦公室，她的辦公室旁有個小空間，那兒的牆上有扇門，上頭寫著「閒人勿入」。

她尚未走到門前，那門竟自動敞開，她拖著長長的裙子走入僅一人寬的狹窄通道，數步之後轉個彎，映入眼簾的已是寬廣的古式迴廊。

每個迴廊頂就是一間房，隨著她腳下的高跟鞋「叩叩」作響，幾扇門跟著開啟，有人影朝著她恭敬行禮，她也是一一回以微笑，最後停在一間散發著微微金光的門前。

不必敲門，門自動開啟，有個穿著斗篷、蒙著臉的人探出頭來。

「財奴出事了？」那人身高不高，是個男孩。

「嗯，阻止一件綁架案，結果卻搞到被邪氣入侵。」女王大方的走了進去，「所有的靈力被抑制了，要不是離魂跟著，只怕會更嚴重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財奴不是普通人啊！」穿著金色斗篷的小個子萬分狐疑，「就算是有人類的血統，她還是擁有神格啊！」

「但是，」女王認真的凝視著斗篷男孩，「她的確有一半是人。」

換句話說，人類的那部分是很脆弱的。

「可是邪氣無法輕易入侵具有神格的人！」斗篷男孩斬釘截鐵的說。

「我們有必要花時間在這裡辯論嗎？等會兒財奴來了你不就知道了？」女王挑了

張椅子坐下，雙腿交疊，一派閒散優雅。

斗篷男孩臉色凝重，眉頭蹙在一塊兒，他很想出門去探視財奴到底來了沒，但是空間的規則讓他無法上前。

「為什麼這麼慢？」他不禁抱怨道。

女王挑了挑眉，也才幾分鐘而已，這麼坐立難安？

「你們同事之間感情可真好啊！」這話裡藏了幾分笑意。

只見斗篷男孩狠狠回首一瞪，雖然露出來的只有眼睛眉毛這部分，但臉還是紅了。

「誰跟她感情好啊！」他哼了一聲，「而且我們是『前』同事了！」

財奴已經被開除很久了，可沒有跟他共事！他咕噥著，逕自在角落裡走來走去的，卻沒再開口抱怨一句。

好不容易，萊西終於出現在門口，他飛也似的衝上前。

只不過他才站到門口，萊西卻下意識的往後大退一步，微微蹙起眉心，視線看向男孩身後的女王。

「麻煩一下？」他沒好氣的說著，又不是不知道他不能進這間屋子。

萊西手上抱著看起來相當痛苦的財奴，蒼白的童顏看起來很可憐，她仍舊保有意識，可是冷汗直冒，身體完全使不上力。

離魂也跟在一邊，她是生靈，萊西是半妖半人，他們都不能進入這間屋子……因為這是神之屋啊！

就連想要接近都有危險，萊西可不冒著萬一的風險。

他們沒有女王身上的庇護，神祇給予同意她進出的保護，不可能給一隻鬼或是一隻妖。

女王八風吹不動，揮舞著短鞭勾起微笑，鞭子在右掌心上打著打著，懶洋洋的說了句。「財奴進來！」

下一秒，財奴便飄浮在空中，「咻」的自動離開萊西手上，往屋子裡飄了進去。

萊西扯扯嘴角，女王再這麼懶，遲早會變胖！更何況，使用言靈會折壽，言靈可以這樣濫用嗎？不過這些話他可不敢說出口。

財奴躺在屋子中央的大桌上，斗篷男孩直接扯開她的衣服，只見肚皮上一片黑，哪是離魂說的一個腳印，根本已經擴散了！

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」女王見狀也相當訝異，不由得起身看向門外。「離魂！」

「財奴原本在阻止某個人綁架小孩，結果成功了！可是沒想到有另一組人馬早就等待多時，直接把那個小學生電暈帶上車，財奴立刻追上去。」離魂咬了咬唇，為了賺錢，財奴常常連命都不顧，「她公開使用法力進入車內，並且打算帶孩子走，可是……我突然看見她被一腳踢出來——毫無招架之力！」

「那小孩子呢？」萊西有點訝異，照理說已經收了錢，財奴應該會把工作完美達成才對——為了收尾款。

「被綁走了！我當時只能護住財奴，沒辦法顧及那個小孩。」離魂有點心慌意亂，因為他們之中，最不容易受傷的就是財奴了。

斗篷男孩仔細望著財奴的傷勢，搖了好幾次頭。

這讓女王看了萬分不悅，搖頭是什麼意思？沒救了？還是不想救？

此時，天花板上竟發出聲響，萊西往通風口處瞧著，只見通風口上緩緩的伸出一條貓尾巴。

「有客人。」通風管內，傳來懶洋洋的聲音。

「貓，你什麼時候跟兔子同一掛了，喜歡在通風口裡鑽？」離魂盯著貓尾巴看，他們鬼僕事務所的通風管一定超乾淨的，因為這些員工老愛走通風管。

「妳以為我願意嗎？我又進不得這些屋子！哼！」貓尾巴迅速蜷起，要不是女王刻意打造通風管讓他們方便進出，誰進這兒不是等著灰飛煙滅嗎？

「去招呼吧！」女王徐步而出，「這裡你們幫不上忙，讓他處理就可以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離魂憂心忡忡，雖然一天到晚跟財奴鬥嘴，但是畢竟是夥伴，有一定的感情羈絆。

「去吧！」女王擰起眉心，「照這時間看，木頭已經放學了，你們要讓他一個人去招呼客人嗎？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萊西飛快地旋身往外頭走去，連離魂都倒抽一口氣，趕緊跟上他。開什麼玩笑，怎麼能讓木頭去招呼客人呢！

「歡迎光臨！」

背著書包的高中生笑得一臉無害，走出電梯請同乘電梯的客人往裡面走。

女人一頭亂髮，戰戰兢兢的踏出電梯，她原本擔心這是怎麼樣的地方，才會被稱為鬼僕事務所，但所幸放眼望去，窗明几淨，跟普通辦公大樓一樣。

「請坐！」高中生愉快地跑到一旁的白色傘桌那裡，拉開椅子請女人稍坐，「想喝點什麼呢？咖啡還是茶？」

「茶……就好了。」女人相當恐懼的模樣，點了點頭，手裡還緊拽著一個包包。

「好！妳稍等一下，我去叫人！」高中生眉開眼笑的說著，三步併做兩步的往前跑去。

女人站在最靠近電梯的傘桌旁，右手邊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，感覺挺詭異的，而高中生愉快踏入的地方是個方形小廊，上頭真的掛著鬼僕事務所的招牌。

那男孩……也是這裡的員工嗎？看起來只是孩子啊。

木頭愉快地走進辦公區，卻看不見任何一個人，他放下書包趕緊倒了杯茶，無論如何，有客人來了，他先招呼一下應該沒關係吧！

拿出筆記本跟筆，每次離魂都是這樣登記客人的要求，他照著做應該沒問題。

嘿……這算獨當一面嗎？呵呵呵。他開心的傻笑起來。

「真對不起，其他同事剛好不在，」木頭把茶擺上桌子時，笑得一臉人畜無害，

「妳有什麼事，就請跟我說吧！」

「……跟你？」女人明顯露出困惑之色。

「是啊！跟我說就可以了。」木頭傻笑著解釋，「別看我這樣，我也是『鬼僕事務所』的員工之一喔！」

「員工？打工的嗎？」她根本無法相信這個還穿著制服的學生啊！

「不是！是正式員工啦……我的名片呢……」啊！糟糕！放在家裡了！他拍了一下額頭，有些懊惱。

「我想……等其他人回來我再過來一趟好了。」女人有些不安，說著就準備起身。

「不不！沒關係啦！我真的是正式員工，我們『鬼僕事務所』專門處理疑難雜症，使命必達喔！」木頭跳了起來。開玩笑，要是讓女王知道他讓客人跑了那還得了！

「妳發生什麼事啊？家裡鬧鬼？還是有什麼東西作祟？我們大到詛咒、小到風水通通都包喔！」

女人瞪大雙眼，忽然顫了一下身子，豆大的眼淚立刻滾出。緊接著，她頹然的坐下來，嗚哇的大哭起來。

這反而讓木頭僵在原地，啊，她怎麼說哭就哭咧？那他該怎麼辦？不是沒遇到客人哭過，但是……啊！對了，萊西大哥說過，女人一哭呢，就要溫柔的勾住她的肩，輕輕的抹去她臉上的淚水，然後說：「妳流淚我會心碎……」

不過……這樣好嗎？木頭望著伏案痛哭的女人，雙手微顫，他好像說不太出來……太噁心了……

「我們……我們家被詛咒了！」女人倏地抬首，迸出這一句話，「求求你幫幫我們。」

「詛咒？」木頭立刻衝回桌邊，開始拿筆記錄，「怎麼樣的詛咒？請說得具體一點。」

「我們的親人接二連三的死亡，這個月已經三個人了！」女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「這不是詛咒是什麼？」

巧合——木頭很想這麼說，但是真怕會被海扁。

當然有可能是外力作祟，但是光這樣就認定是詛咒，未免太武斷了。

「請問死因是？」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得繼續問下去。

「都是意外或猝死……從樓梯上摔下來折斷頸子的、淹死的、還有從陽台上掉下去的……」女人從皮包裡抽出面紙，擦著滿臉的淚水，「接下來不知道會輪到誰！」

「呃……」木頭嘶了聲，遲疑的問：「可是既然都說是意外了，有沒有可能真的是意外呢？」

電光石火間，女人猛然抬首，用一種忿忿的眼神瞪著他！

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們不是說鬼僕事務所什麼疑難雜症都能解決嗎？你現在是懷疑我胡言亂語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，我只是說——」木頭嚇傻了，怎麼忽然這麼殺氣騰騰的！

「他的意思是說，鬼僕事務所向來小心求證，只要證明是真正的詛咒，我們一定會為妳處理。」

乾淨輕柔的聲音從木頭後面傳來，穿著潮T的英俊男人緩步走出，他有著金棕色的蓬鬆短髮，還有燦爛陽光的笑容。

女人一瞧見有「大人」在，瞬間放軟了神情。

「妳好。」萊西來到女人面前，溫柔地執起她的手，「歡迎光臨『鬼僕事務所』。」

「你好……」女人露出溫和的笑容，真是個令人舒服的帥哥。

萊西背在身後的另一隻手揮呀揮的，而離魂也不客氣的跑了過來，一把拽著木頭離開，「走了啦！礙手礙腳！」

當然，身為生靈的離魂，女人是瞧不見的。

木頭沮喪的拖著沉重腳步離開，萊西則順理成章的坐到他剛剛的位子上，「妳剛剛提到詛咒？」

「嗯，我們家族的人接連因為奇怪的意外死亡，我覺得事情不單純……大家都說是意外，可是——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們說，但我保證絕對不是意外！」女人一古腦兒的說著，「我大舅莫名其妙的摔下有欄杆的陽台，不可能爬上二樓的老人家卻從二樓摔下來……這些都太離奇了！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萊西若有所思。

「請你們一定要幫我，我感覺得出來有什麼東西在害人，一定是詛咒或是鬼魂作祟！」女人誠懇的拜託著。

「這個請妳放心，」萊西亮出一口白牙，「鬼僕事務所向來使命必達。」

Crescent